



大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会议

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任加先生.....（罗马尼亚）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阿泰德·阿马拉尔先生（葡萄牙）主持会议。

下午3时10分开会。

我将首先请我们的小组成员发言，然后我们将改为非正式模式，使各代表团有机会提出问题。为保证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就该主题进行互动讨论，我请各位小组成员做简明扼要的发言。

我现在请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发言。

关于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现状的高级别交流

中满夫人（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以英语发言）：能够每天来到这里我确实很高兴。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委员会工作方案和第一委员会今天上午作出的决定，委员会将首先与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和其他高级官员就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现状进行交流。此后，委员会将恢复关于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听取其余登记发言的民间社会代表的发言。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委员会将开始关于核武器组的专题讨论。

我感谢有机会参加与各位成员的这次交流。第一委员会当然知道，这个小组是由第58/316号决议授权的，在该决议中，大会决定每个主要委员会应该与本组织高级官员进行交流，以便能够与各部厅负责人、秘书长代表和特别报告员进行活跃而坦诚的交流。

现在我高兴地向今天的小组成员表示热烈欢迎：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夫人；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米凯尔·默勒先生；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主席的红十字委员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罗伯特·马尔迪尼先生；代表主管建设和平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的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负责人马克-安德烈·弗朗什先生；数字合作问题高级别小组秘书处执行主任阿曼迪普·辛格·吉尔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瑞纳塔·德万女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秘书长路易斯·菲利普·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

自2004年以来，这种交流传统上涉及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现状，并试图纳入联合国系统内该领域的国际组织负责人。近年来，我们为提高这个小组的有效性作出了各种努力，包括请小组成员将其发言集中在与委员会当前工作相关的具体议题上。

为了帮助实现小组的最初目标，我建议在一个广泛的战略框架下，而不是从我们狭隘的具体机构角度进行讨论。我提议，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将裁军置于我们国际安全问题讨论的核心，并结合与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的实质性工作领域——例如可持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8-32517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发展目标、人道主义原则、保持和平的努力，当然还有科学和技术发展——进行分析。

今年，在委员会召开会议之际，围绕着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的战略背景尤其艰难。目前的国际安全环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恶劣的。几个关键的多边机构仍处于僵局之中，而每当各方达成共识，要在议程中加入新的紧急挑战，几乎从未能够以必要的速度实现进展。

正是在此背景下，秘书长于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他的裁军议程（见A/73/168），作为他自己对联合国系统的倡议。自那之后，联合国系统内各个相关实体共同努力制定该倡议的执行计划。两周前，我们在裁军事务厅网站上张贴了该计划的初稿。

在我开始发言的实质性部分之前，我将首先简要阐述实施计划，另外，在我身后应该会播放一段配套的视频。我们致力于尽可能透明、创新地执行秘书长的倡议。为此，我们摒弃了传统的静态叙述报告的形式，而是采用二十一世纪风格的动态互动网络平台。在该网站上，各位可以分别浏览议程下40项行动的专门计划。这些计划载有关于其目标以及联合国各实体致力于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活动的额外信息。

截至今天，40个计划中有38个已经公布，总共有114项具体步骤和活动。网站上显示了每项活动的状态。这些页面将在实施计划的整个周期内定期更新并追踪记录。随着工作的推进，具体信息将添加到每一项活动下。每完成一项行动，我们将增加新的活动。虽然没有实现整个议程的总体时限，但我们预计大多数计划的活动将不迟于2021年年底完成。届时，我们应该能够盘点整个议程的状况。

我们要在网站上公布那些挺身而出维护或支持各种行动的国家、区域组织和其他伙伴，以表赞赏。这些维护者和支持者致力于以领导者的身份，在财政或政治方面支持与该议程有关的活动。我请求委员会就我们的执行计划向我们提供反馈，因为我们也致力于改进计划的新形式。

我在剩下的时间里要专门谈谈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国际局势，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各实体致力于采取哪些行动，以促进对话和商定的措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安全。

我在向委员会本届会议发表的开幕词（见A/C.1/73/PV.2）中，谈到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现在集中谈谈可能的解决方案。核裁军理应继续是我们议程上的最高优先事项。在恶化的安全环境中，更加需要紧急采取措施，减少核武器继续存在带来的风险。毫无疑问，反对使用和扩散核武器的共同准则将在今后几年继续得到加强。然而，如果没有具体行动来履行过去的承诺，面对持续的现代化和双边协议受到的侵蚀，核风险将会增加。

为了恢复信任和信心，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应重申，核战争永远没有赢家，绝对不能发生。我们将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一道，与所有相关国家合作，推动新的措施，以减少核风险，加强稳定，以一切可行的形式加强国际安全。我们还将与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缔约方合作，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分别巩固各项制度。

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在禁止化学武器的规范方面仍有一些尚未妥善应对的挑战，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引起了新的关切：生物战的可能性增加了。使用武器化生物制剂会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破坏和苦难。

为了应对这一潜在威胁，我们正在提高能力，更加充分地准备在现有任务范围内应对任何使用这类制剂的情况。根据大会第42/37C号决议，我们将建设持久能力，准备和支持对任何涉嫌使用生物武器的行为开展独立调查。我们在努力寻找办法解决《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面临的资金困境时，也将深化我们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各伙伴的合作，以确保对任何使用生物武器的行为作出协调一致的国际反应。

我们在努力解决原子时代持续存在的挑战时，必须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影响保持警惕，其中一些发展可能会促使产生具有潜在不稳定影响的新型战略武器。

我对采取措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新势头感到鼓舞。我们将与裁研所合作，积极支持现有的法律新安排制定进程，以及旨在执行透明化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举措，包括政治举措和其他负责任行为的准则。我们也在合作研究超音速武器对裁军、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我刚刚回顾了少数我们将为实现裁军以拯救人类而开展的活动。我期待着小组成员的发言，他们每个人都将就秘书长《裁军议程》所载的不同主题发言。虽然过去几周我有机会与今天在座的许多人进行双边互动，但我期待着今天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也仰赖各位的支持，如果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机构能力来推动成员们寻求共同解决办法，这将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的那样，我们制定了秘书长议程来帮助创造势头和重振裁军，并支持与与会者在这方面的共同工作。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中满夫人所作的发言。她每天来到我们这里，是委员会的荣幸。

我现在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发言。

穆勒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重视有此机会在此刻参加本次第一委员会会议，目前正值这一重要的国际安全与裁军决策论坛的关键时刻。

看看今天的裁军机制，没有人能说它在过去二十年里实现了其设计师的愿望。四十年前，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会议问题的特别会议创造了许多机制，我们今天仍将与这些机制合作。但是，在世纪之交，多边裁军机构和规范性制度进入了一种政治惯性状态，而此时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混乱，新世纪挑战的发展速度日益超过了上个世纪形成的机构和心态。

全球武器支出正在上升，核武器国家仍在继续使其核武库现代化，技术正在形成新的前沿和军备竞赛。尽管化学武器被禁止，但就在今年，我们却看到了肆无忌惮使用化学武器而完全不受惩罚的现象。正如高级代表刚刚说的，这些趋势确实令人不安。

但今年也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秘书长在日内瓦启动了他的《裁军议程》，将全球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强有力裁军的必要性上，激起了急需的紧迫感并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看到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决定设立五个附属机构，承诺开展实质性讨论和工作，达成共识，以及通过五个机构中四个机构的报告。唯一令人遗憾的例外是在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上缺乏共识。

我想请与会者探讨裁谈会提交大会的报告（A/73/27）的详细附件，这些附件展示了附属机构所做的出色工作。这是一个重大进展，我非常感谢为达成这一进展所做的努力。

我们可以从过去一年中吸取一些相关教训。第一，如果裁谈会的六位主席作为团队工作，他们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有效开展工作。第二，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保障不扩散、提高透明度还是建立信任方面，裁谈会持续开展定期互动对于广大裁军领域都至关重要。第三，我们了解到，不把裁谈会工作过度政治化至关重要。其成功取决于继续成为一个能够在平静和专业气氛中进行多边谈判的场所。

展望未来，我对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机会持谨慎乐观的态度。2019年届会继续与其附属机构合作至关重要。最终，希望我们能够因此为裁谈会恢复裁军谈判铺平道路。事实上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将是就联合国裁军机构的地位和职能作出更深远决定的适当论坛。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更有效、更经常并且最终更成功地利用现有机构。在这方面，我谨特别建议改善裁军机构之间

的协调和协同作用，包括将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更密切地纳入审议进程和谈判；通过澄清责任减少审议中的重复工作；改善我们利用现有专业知识的情况；加强信息流；最后实现更公平的代表性。

我要提一下高级代表在其发言中多次提到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裁研所的任务、专长和自主权使其成为了知识和想法的重要来源。我相信，它可以在促进对话以及支持纽约和日内瓦的裁军进程方面发挥更具战略性的作用。我敦促会员国认真考虑秘书长提出的关于为裁研所奠定可持续基础的建议，裁研所新所长瑞纳塔·德万女士今天也在场，她将详细阐述三项我认为对调整裁军工作至关重要的措施，即实现妇女的充分和平等参与、深化我们与私营部门的接触以及更好地吸纳民间社会。

裁军协定一经谈判达成就需要维护。它们需要各国投入与其所作决定相称的时间和资源。然而，今天，许多裁军公约的资金状况令人严重关切。缔约国要么很晚付款，要么根本不付款。在日内瓦，我们支持并服务于《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集束弹药公约》；以及《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对于其中每一项协议，各国都承担了严肃和重要的义务。一个重要因素是确保有资金用于举行会议和维持执行支助机构。本组织不能承担在没有足额支付年度摊派款项的情况下支持这些机构的责任。这妨碍我们向各国提供服务，并且计划的活动无法得到充分执行。多年来，我们一再向缔约国提出这一问题，但迄今为止结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找到解决办法，并正在与日内瓦的各位主席密切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一个想法是通过合并一些裁军公约的秘书处来创造规模经济，这将减少所需款项。其他公约，如

各项危险化学品和废物公约的共同秘书处，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早些时候提到，新世纪挑战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上个世纪创建的机构。这种差别在我们管理新技术的方式上最为明显。技术的前景无可限量。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增长、治疗致命疾病，这一切若没有技术都是不可想象的，技术能够为我们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填柴加薪。

然而，从安全角度来看，有很多理由谨慎行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与激励措施相结合，以确保创新是负责任、可问责和透明的，因为如果说技术拥有无限前景，那它也会产生同样巨大的反乌托邦式的负面影响。我们在全新的战场——网络空间——面临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我们的法律、人道主义和道德规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经常被忽视的基本问题是，我们是否将成功地把技术人性化，而不是使人类技术化，以及技术是会被负责任地使用，还是会带来无法言述的伤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边努力，联合国是一个中立的平台，可以让所有利益攸关方走到一起，商定一条安全和对所有人都有益的通往技术未来的道路。

裁军谈判会议越来越多地辩论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跨越机构。它们需要更多，也许是意想不到的伙伴关系，以及创造性、创新和跨学科的新思维。它们要求我们打破条块分割。正如在秘书长议程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必须把裁军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作为发展、卫生、移民以及无数其它领域平行努力的一部分。

因此我接下来要谈一谈日内瓦，它是多边体系的运作中心。在帮助实施《2030年议程》的过程中，我们开辟了跨学科合作的新途径，并发展了一种新的业务方式，这也为我们的裁军工作注入了活力，因为重组裁军关系到结构改革和转变思维模式。日内瓦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进展的理想场所，不仅因为它独特的生态系统，其行为体涵盖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遍布整个裁军领域，

同样重要的是还因为它作为世界上最古老裁军谈判中心的历史遗产，可以追溯到近100年前。从在国际联盟领导下举行全世界第一次裁军会议一直到六十年之后成立了今天的裁军谈判会议，日内瓦一直是开展裁军的当然场所。

我们有手段，或许也可以再次拥有在全球裁军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必要势头。联合国秘书处愿意在纽约和日内瓦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只有会员国准备好采取果敢和勇敢行动来重振我们的集体努力，我们才有取得成功的希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默勒先生的发言。

我现在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发言。

马尔蒂尼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英语发言）：我今天很荣幸在第一委员会发言，向大家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观点。红十字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中立、公正的组织，在8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以保护和援助战争和其他暴力局势的受害者，并促进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尊重。

我今天将重点谈裁军和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联系。武装冲突正在改变。冲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旷日持久、致命、分散和城市化。今天，没有什么地方比中东地区肆虐的冲突更与这些趋势息息相关，那里是我过去六年在红十字委员会任职期间负责的地区。

全球环境不断变化，构成对平民、交战方和人道主义者的深远挑战，但是，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尊重法律变得更加重要。这些规则常常被写入习惯法，并且由公众良知所激发，对发展和使用战争手段和方法实施限制。它们保护平民免遭滥杀滥伤影响，并且保护作战人员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作为人道主义行为体，我们还必须应对新的挑战，同时恪守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人道主义原则，即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红十字委员会

在其150多年的人道主义实践历史中，亲眼目睹了特定武器给人造成的不可接受的高昂代价。对此，我们呼吁制定新的规则，禁止或限制使用这些武器。

我们知道，裁军牢牢植根于人道主义规则和原则，可以拯救生命。我想谈谈三个令人关切的领域——第一，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使用重型爆炸性武器；第二，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也就是在当前敌对行动结束后很久仍在继续造成伤害和杀戮的武器；第三，不负责任的武器转让导致常规武器泛滥和管制不善，从而便利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行为，助长冲突和暴力。

关于人口稠密地区的爆炸性武器，红十字委员会自2011年以来一直呼吁武装冲突的国家和当事方避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影响范围广的爆炸性武器，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很可能造成滥杀滥伤影响。这些武器是为开阔的战场设计的，不适用于人口稠密的环境，在那里它们会对平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过去几十年来，红十字委员会目睹了在加沙、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乌克兰、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等地使用这些武器对平民造成重大直接和间接伤害的模式，此外还有其它地方。

重型爆炸性武器不仅杀死或致残武器直接影响区内的人，还会产生重大，而且往往是长期和直接的影响，最终影响到更多民众，特别是在重要民用基础设施瘫痪时。例如，如果一个发电厂遭意外损坏或摧毁时，就会导致停电。这引发平民生存所需至关重要服务的致命多米诺骨牌效应。停电影响医院提供急救和初级卫生保健的能力。病人死亡，人们受苦。没有电，水净化和分配系统将不再运行，导致缺水。最终疾病传播，造成更多人死亡。如果武装冲突旷日持久，服务往往遭到无法修复的破坏，使受影响地区的平民无法生存，由此导致流离失所。

这是中东和其他地方城市冲突中成千上万平民每天都面临的致命现实。他们被迫承担不适于人口稠密环境作战手段和方法造成的悲惨代价。使用重

型爆炸性武器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例如，在也门，关键基础设施一再遭受袭击和破坏，扰乱了向人民提供的基本服务。卫生保健系统正在崩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霍乱。这些影响是可以预见和可预防的，交战各方必须调整其在人口稠密地区选择使用的武器的政策和做法，尽量减少平民伤害。红十字委员会将继续为此目的与国家或非国家武装团体接触。

在持续杀戮的武器方面，地雷、未爆集束弹药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每年都造成数千名平民伤亡，包括在敌对行动期间和在敌对行动结束后很久。尽管自通过《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和《集束弹药公约》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挑战依然存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仍然受到杀伤人员地雷和遗留爆炸物的污染，对平民构成日常威胁，妨碍农业、贸易和发展，并且阻碍人道主义行动。

例如，在乌克兰东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地雷的存在阻碍日常活动，如公路运输、放牧动物、在田里劳动、耕作和拾柴或者通过接触线上的检查站。战争遗留爆炸物，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造成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是平民今天面临的巨大威胁，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尤其如此。一枚未击中目标且未爆炸的火箭弹如果落在医疗设施前，将剥夺数以百计的平民获得拯救生命的医疗服务的机会。一枚落在受损发电厂前面的未爆炸火箭弹，会使能够修复这一受损基础设施的技术人员无法进入该发电厂，也可能在敌对行动结束后爆炸，炸死或炸伤附近玩耍的儿童。

使用这些武器，会很快造成污染，但清除速度却十分缓慢，成本也极高。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其他组织每年仍要治疗数以千计新的地雷、集束弹药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受害者。根据《地雷监测》，地雷受害者绝大多数——75%以上——是平民，其中包括儿童。《集束弹药监测》已证实，在集束弹药受害者中，平民所占比例则大幅升至99%。红十字委员会采取各种具体举措，预防和处理地雷、集

束弹药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影响，包括提高认识、提供身体康复服务和支持幸存者融入社会和经济生活。《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集束弹药公约》和《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明确规定，向继续导致人员死亡的武器受害者提供帮助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保护平民及其社区免遭这些武器造成的滥杀滥伤后果。今天，此类武器的存在已成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大障碍。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关于武器供应和不负责任的武器转让，武器和弹药的稳定供应助长暴力和冲突，几乎总是使情况变得更糟。不负责任的武器转让可能导致武器直接或间接落入坏人之手。如果常规武器管理不善，四处泛滥，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其结果是，人们遭受巨大的苦难，冲突持久化，地方、区域和全球局势动荡，我们已在世界许多区域目睹这种情况。在红十字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中非共和国、也门、叙利亚还是拉丁美洲有关国家，我们继续亲眼目睹这种可怕的后果。

武装供应商有义务考虑到他们提供的武器有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助长严重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事实上，武器转让链上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捍卫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负责任地采取每一步行动，防止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严重伤害。《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和《武器贸易条约》的原则规定了这项义务。《条约》的宗旨是优先考虑人道主义利益，并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减少人员痛苦。只有在决策过程的所有层面，包括高层，真诚、始终如一、不带偏见或歧视地执行《条约》，该条约才会有效。支持冲突各方的国家在法律和道义上有责任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些国家必须利用其对冲突各方的影响力，促使它们改进自己的行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简而言之，不遵守，就不应给予支持。如果交战方不遵守战争法，就不应该支持它们。这个简单的条件会拯救生命。

最后，请允许我以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的话作结。这句话总结了裁军与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关系。他说：

“如果在战争中奉行人道精神，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实现和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尔蒂尼先生的发言。

我现在请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负责人代表主管建设和平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奥斯卡·费尔南德斯-塔兰科先生发言。

弗朗什先生（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代表主管建设和平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谈几句，特别是要谈谈裁军与保持和平努力之间的联系。此种联系与我们尤其相关，因为根据拟议的和平与安全改革，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在支持各支柱之间的整合方面肩负着更大的责任，秘书长称之为更强有力的纽带作用。

保持和平与裁军有着根本的联系。武装冲突是暴力冲突的主要形式，不幸的是，暴力冲突现在不断增多。自2010年以来，大规模暴力冲突增加了两倍；2016年，受暴力冲突影响的国家比过去30年的任何时候都多，给平民造成了不可接受的后果，导致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和人道主义需求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前作战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也是建设和平工作的核心，并且仍然是许多和平协议执行工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循序渐进的办法曾收到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冷战刚结束时，当时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反叛团体与政府军作战，争夺政治权力。但是，如我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事刚才提到的那样，今天的暴力冲突要复杂得多——参与的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冲突原因是多层面的，而且还涉及各种外部和国际因素。冲突性质的变化使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变得更加紧迫、更加重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于2016年4月同时通过了关于2015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审查的决议，即大会第70/26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282

（2016）号决议，提出了保持和平这一概念。保持和平的核心要素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必须在整个冲突周期——也就是在冲突之前、期间及之后——与区域行为体、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但要支持有关国家政府，并通过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采取一致、全面的办法。保持和平和裁军与联合国支持会员国工作的总体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密切相关。

如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报告（A/72/707）所指出的那样，危机的代价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为继。过去10年来，国际社会在人道主义应急、联合国维持和平以及向收容国提供难民支助等方面花费了2330亿美元。预防不仅拯救生命，还可节省资源。这不仅是正确的做法，而且成本效益良好。如联合国-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通往和平之路：预防暴力冲突的包容性方式》指出的那样，有效预防每年可为受影响的国家和社会节省50亿至700亿美元。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世界防止暴力冲突和不稳定的最佳手段，因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保持和平息息相关。发展行为体在保持和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也确认了这一点。这部分是因为导致暴力冲突的许多原因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解决的那些领域的问题。保持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同增效机会显而易见。

裁军也是预防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助于落实《2030年议程》。该议程提及为所有人建立安全的生境、安全的公共空间以及安全的非暴力、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16与保持和平关系最为密切。该目标旨在推动创建和平包容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并在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和包容的机构。此外，目标16.4直接谋求到2030年大幅减少非法武器流动。必须指出，在这方面，联合国没有充足资源来支持会员国防止暴力冲突，而且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许多倡议面临资金缺口。因此，建设和平基金

作为秘书长保持和平的首选手段，提供及时的催化剂式的容忍风险的工具，是促进建设复原力和推动联合国采取综合行动预防冲突和保持和平的至关重要载体。

建设和平基金一直支持国家伙伴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战略性地满足建设和平与发展需求，包括解除武装。建设和平基金自设立以来，已为至少10个不同国家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活动提供4000多万美元。因此，必须进一步提升该基金作为支持解除武器活动、推动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资金催化剂的作用。鉴于这一需要，秘书长最近在其关于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的报告中鼓励会员国探索资助联合国建设和平活动的创新办法，包括发行建设和平社会影响债券、自愿实行对武器贸易征税或对被判犯有腐败罪的国防工业公司处以罚款。

建设和平基金现在正与裁军事务厅讨论根据秘书长提出的加大建设和平有关各信托基金之间一致性和协调性的目标启动题为“拯救生命实体”的专门用于减少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新窗口事宜。该新窗口一旦获得支持这样一个举措所必要的支助和更多的资源，便可投入运作。

最后，我谨提及妇女在建设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许多国家现在已经制定并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截至2018年9月，有79个会员国通过了支持该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其中22个——占29%——国家行动计划提到将性别平等观念纳入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工作并为解除社会武装和控制小武器贸易规定具体行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弗朗什先生的发言。

我现在请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执行主任发言。

吉尔先生（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在第一委员会发言。在本会议室看到这么多裁军领域的的朋友和同志，令人高兴。

数字技术以独特的方式贯穿各主题领域、政策领域和国际边界。贯穿这些领域和边界的合作对于充分发挥这种技术的社会和经济潜力并缓解它们可能构成的风险至关重要。此外，这种技术在私营部门产生前所未有的价值。它们以独特的方式横贯供应链，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供应链和制造链。要利用数字技术工作，就必须与私营部门合作。这是在数字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基本特征。

经过长期思考和过去一年来的一系列协商，秘书长于今年7月决定设立高级别小组，责成小组为加强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国际组织、学术界、技术界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在数字空间的国际合作提出建议。小组力求推动就跨学科的合作办法如何能够帮助确保为所有人带来安全和包容的未来进行更广泛的全球对话。小组工作重点在于功能和方式——数字合作的方式，而不只是进程的形式或结果或内容——即利益攸关方如何力求使数字技术的惠益最大化，同时防范潜在风险。小组由梅琳达·盖茨和马云共同担任主席。鉴于以往类似举措，这也是小组独有的特点。小组由20名独立专家组成，其中5人年龄在35岁以下。有11名女士和11名男士。这一代表组成反映仔细的区域平衡、专业多样性和各种各样的部门，例如政府、企业、学术界、民间社会和技术界。

小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在纽约这里于9月24日和25日高级别会议期间举行。小组预计在2019年春末发布一份含有建议的报告。在纽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小组成员同意注重三个支柱。一是价值观和原则。应以什么价值观和原则来支撑数字合作？我们如何将这些价值观和原则嵌入政策和业务？二是方法和机制。各利益攸关方如何在数字领域更有效地合作，包括我们如何能够让被边缘化的利益攸关方发声并被听到？第三，国际社会的优先行动领域是什么？如何改进各利益攸关方在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对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参与、数据、人权和人的能动性以及最后，与第一委员会直接相关的是，数字信任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未来数月，小组将分小组进行审议，这些小组几乎是定期举行会议。为给审议提供资料，已启动一个广泛的咨询进程，包括在小组网站上公开吁请建言献策，截止日期为11月30日。小组将于2019年1月底在日内瓦实地再次举行会议，总结研究和参与情况，并开始起草报告。

我现在谨谈谈可能与委员会的审议直接相关的几个问题。第一，我已经强调，信任受到侵蚀，不论其是跨界性质还是实际发生在公司与客户之间，都是导致设立小组的重要背景因素。秘书长今年在大会讲话时开头便谈论“信任赤字症”（见A/73/PV.6），这绝非巧合。当我们想到数字技术时，对有关通信与计算、数据与标准规程的信任对于开发这些技术的诸多应用至关重要。而最近事态发展挑战了这一信任。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防止信任进一步受到侵蚀并加强合作？什么价值和原则可以维系这种合作？若无这种合作，委员会的工作将更难实现。仅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最终让互联网分裂，那么各辖区确保网络安全这一简单任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在民事领域应用众多的数字技术可以全新的方式，促成和放大武器的现有能力，甚至形成新的能力，加剧安全方面已有的两难格局，使裁军与军备控制工作复杂化。我们可以想出什么方法和机制，以提供保证，防止误解并且建立互信呢？

最后，就这个过去20年来一直摆在委员会议程上的议程项目而言，如何能够把数字安全与稳定方面可能的自上而下的做法—例如信息安全问题政府专家组—与处理数字安全风险的由产业主导或区域协调的自下而上的做法结合起来？多边论坛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什么？除政府之外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这些努力？

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和其它数字倡议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对技术的影响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努力建立一个有关各种威胁、应对这些威胁与机遇的可能办法以及最大限度对其加以利用的可能方式的

统一语汇，对于达成共同谅解至关重要，而共同谅解这个词在我先前提到的议程项目下的决议案文中一再出现。

委员会珍视建立数字领域的信任、共同谅解以及国际合作这个最高战略目标，我期待聆听各位就小组如何能够更好地加强这种互动提出各种建议与意见。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万女士发言。

德万女士（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以英语发言）：今天，我高兴地再次与第一委员会各成员一道与会。

我非常清楚，各位成员已听取五场精彩的通报，并且日程都很繁忙，所以我将言简意赅。我将只提出几个问题，并分享对秘书长“保障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中某层面的一些看法，该层面涉及并呼吁裁军领域的伙伴关系。秘书长把其《议程》中的一整个章节—即最后一章—专门用于该层面。

从某种程度上说，伙伴关系对于裁军和军备控制界来说并不新鲜。技术、专家和学术参与同社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委员会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诸如帕格沃希和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等团体由来已久。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的政治与治理体系以及Gill大使刚才提到的科技动态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向我们开展合作以及思考我们将如何与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协作提出新的挑战。

我注意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团体被笼统地归入《裁军议程》的最后一章，其中有区域组织、青年、妇女、民间社会以及私营部门。当然，存在大量各自不同的团体，每个团体的内部和不同团体之间都存在重要分工与多样性。我认为，今后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对这些团体进行细分。我们如何理解政府间进程与这些重要伙伴关系之间的互动？

请允许我抛砖引玉，就我们可如何思考伙伴关系的作用和我们对这些作用的理解提出几点想法。

第一种作用是催化的作用。例如，各种团体或组织的工作有多少是在政府间进程之外进行的，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或协作方式？

第二种作用是宣传、抑或也许是动员作用。这两个词彼此独立，但是相互关联。试想《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或者《集束弹药公约》，我们就可以真正看到民间社会在牵头、倡导以及动员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其可对推进裁军起到的催化与效力倍增作用。

另一种作用是对处理军控、不扩散以及裁军挑战的实质与过程提出新的想法。我想，Gill先生提到新技术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将在哪里开展对话，讨论这些有待处理的问题？我们可以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处理？

伙伴关系要发挥的第四种鲜明作用是，便利态势发展和新旧风险评估方面想法的提出。例如，要想思考超音速导弹问题，我们就必须与私营部门和军火制造商协作。我们还必须了解航空业的专家与科学家，并与他们接触。因此，我们还必须思考我们的思维方式，以便与各种伙伴协作。我发现，夏天我们与裁军事务厅和民间社会及各种专家伙伴一道，就“保障我们共同的未来：推进秘书长的裁军议程”在日内瓦进行对话时，最有意思的发言之一来自会议室中最年轻的与会者之一Ronit Langer，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曾参加2017年的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她专攻合成生物学。当时她说，

“你们在这里谈论这些事情是好的，但是你们谈的95%是过去的技术。我关切的是将要到来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会议室是否为此做好准备。”

也许思考如何处理或者制订我们的议程正是我们可从中受益的伙伴关系的最后一种作用。

我愿列举几个例子，说明伙伴关系的三个组别——即妇女、民间社会行为体以及私营部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秘书长的《裁军议程》强调指出性别角色和性别视角可为裁军做出的贡献。他指出，行动计划需要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所有决策进程。他还承诺，致力于实现各种小组和委员会的性别平等。作为一名女性，我必须说，虽然我非常欢迎这一点，但是，这只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但是不足以在裁军体现性别视角方面实现真正的进展。

人们在询问裁军的性别视角问题时，常常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它只是让妇女坐在桌前与会，但是，真正反映性别视角的裁军是不一样的，其进程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武器贸易条约》中有提及性别暴力的内容，这是最近在会员国与民间社会团体的合作下由我们部分启动的，它为我们认为的军备控制问题和我们认为的该领域的行动与回应赋予了一个新的层面。我们在思考女性和女性在减少社区暴力方面所发挥作用时，特别是我们认识到裁军、复员以及重返社会方案作为一个概念和工具所存在的局限，每日在实地为此奋力拼搏时，提出新的视角来看待社区和家庭取向就成为新的协作领域之一。它不只关乎妇女参加会议，还关系到改变我们想辩论的问题类型和我们可能提出的答案与对策。

我想，在该领域正在取得良好进展。我希望，它将被纳入秘书长的执行计划。我谨特别提请注意加拿大的努力，它努力把性别视角纳入各项决议，使其具体化，并且像我喜欢说的那样，确保性别不只是各种声明中的一段话。由纳米比亚、爱尔兰、“妇女参与”组织以及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发起的国际性别问题先导裁军影响集团是我们以一种特定和具体的方式来分析该问题做出的又一个尝试。

我要强调的另一个领域是民间社会的作用。我认为委员会成员不需要由我来告诉他们这些，民间社会更擅长此事，但我要说的是，宣传和动员在落

实任何有效的军备控制工具和安排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我们看看如今在常规武器和核裁军方面的一些行动驱动力，就会发现它们正是民间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问题是：我们如何让他们参与科学和技术讨论，如何从他们的知识和学习中获益？

关于私营部门伙伴，我要重申吉尔先生已经表达过的观点，即这不仅仅是它们参与的问题；实际上，这关系到向其了解我们所需处理问题的一些情况和定义，以及一些关于监管的新思考方式的考量，无论是关乎行业标准、透明度安排、还是处理这些新问题的新思考方式。

在推进秘书长的裁军议程时，还需开展更多工作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如何行动。多年来，我们一直谈到伙伴关系，但迄今为止，我们在思考如何落实秘书长关于让专家、业界和民间社会代表更多参与联合国所有裁军机构会议的呼吁方面，进展相对有限。一个前进方向或许是思考有哪些时刻和阶段需要让各个伙伴参与。

人们可以用不同方式来界定这个问题。这是信息阶段。政府间机构在开始思考和讨论一个问题时，需要些什么？需要什么知识和信息？我将另一个对伙伴关系至关重要的阶段称为界定问题阶段。我们如何确定我们寻求解决的问题。例如，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关于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工作中，我们的入门读本的作用基本上是试图将现有的大量研究提炼为对所讨论问题的明确陈述——而不是作出这些决定，或甚至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而是在界定问题阶段帮助会员国。决策阶段可能仍然是政府间国家进程；这是一个政府间论坛，因此决策仍将在这一领域进行。但是在另一边——沟通、执行、监测和评估阶段——我们迫切需要伙伴的参与。

总干事呼吁用新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如何在不同阶段参与伙伴关系。我要向委员会指出，虽然我们已在尽力解决一些问题，包括通过与民间社会举行年度对话和邀请行业参加互动活动，但我们不妨考

虑在信息和界定问题阶段以及沟通、实施、监测和评估阶段开展集中对话和新形式的互动。

吉尔先生提出了政府专家组的问题，问他们的工作是否可以获得非政府专家组的信息并与之接触，以及我们可以在哪里、如何与业界专家组建立更持久的接触。其中一些问题必须逐案动态发展，但我们也可能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年度讲习班、季度互动和利用新技术来创建更持久的对话。我希望，在执行中满夫人今天所述的秘书长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为这一具体行动增添更多生动内容，这或许会是明年在日内瓦开展积极辩论的一个新领域。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发言。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以西班牙语发言）：介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拉加禁核组织）成员国对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现状的愿景的最佳方式是提及它们定期发表的协商一致声明，最近一次是其33个成员国在9月26日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发表的声明。

在本次简短发言中，我要提到几点内容来描述现状。所幸，有几点是积极的，但恐怕负面情况还是占据主导。

首先，我们目前不知道核武库是否有所削减，根据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核武库中仍有超过14465枚弹头，其中约3750枚已经部署。

第二，拥有最强大核武库的各国今年都多次重申了核武器在其战略中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引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创新，并为使用这些武器提出了新的假设。

第三，除了设想核武器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战略声明之外，核武器国家之间还出现了新的争议和分歧。正如中满夫人提到的那样，国际社会只能将此视为安全状况的恶化和冲突威胁的增加。

第四，我们现在处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审议周期的第二年，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说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是成功的，这不仅是因为各方所持立场存在差距，还因为迄今为止没有积极的迹象表明会议取得了成果。

第五，短期挑战是在2019年举行的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上使各方立场更加趋向一致。几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意识到，尤其是在目前，绝对需要确保下一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取得成功。

第六，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保持其反对核武器的立场，这一点在政治和法律上得到重申，在这方面无疑可以期待进一步的进展。

第七，自大会宣布9月26日为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以来，全世界每年都在纪念这个日子。今年再次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为期一整天的特别会议，联合国会员国的许多高级别代表作了发言。这是一次有实质内容的会议，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纪念活动。

第八，就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恢复接触并启动若干具体措施，以期继续开展对话，给人们带来了消除这种不稳定因素的希望，对区域和全球都有着重要意义。最近这些雄心勃勃的事件使我们能够设想在朝鲜半岛或东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可能性。

第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太平洋、东南亚、非洲和中亚还有蒙古这五个无核武器区仍然有效，并保持了它们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所涉及的117个国家正在着手筹备2020年第四次无核武器区会议，以延续2005年开始的周期。

第十，几个月前，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了一项非常积极的倡议，他在关键时刻提出了《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倡议，以帮助指导国际社会的讨论和行动。小组中我的同事们多次提到了这一倡议。

最后，我将简单谈谈无核武器区的贡献。正如在1967年《特拉特洛尔科条约》中体现的那样，它们是国际法的产物，是解决核武器问题的第一步，因为这个问题是大会在第一届会议的第一项决议中确定的。接下来采取了其他步骤，首先是《不扩散条约》。1978年举行的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仍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随后取得了进一步的重要进展，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最近的《禁止核武器条约》。我们也不应不提到核武器国家的双边协定和单方面倡议的贡献。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认识到所有这些步骤的价值而永远采取渐进式政策。拉加禁核组织不仅保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无核武器区的安全，而且也是成员国向国际机构和其他相关论坛提出共同立场的工具。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委员会的惯例，我现在暂停会议，以便各代表团有机会通过非正式问答会议与小组成员进行互动讨论。

下午4时25分会议暂停，下午5时30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发言者行使答辩权之前，我谨提醒各代表团，这方面的发言第一次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以5分钟为限。

哈利法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求行使答辩权，回应叙利亚政权代表的发言，他在一般性辩论中对我国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我们完全拒绝那些不实指控。很有可能，叙利亚政权代表作出这些指控是为了掩盖他所代表的政权的行为，包括对叙利亚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行径。使用化学武器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被认为是最可怕的违反国际法罪行之一，等同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一行径还破坏了国际社会几十年来发展和维护的不扩散制度。

许多国际报告记录使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包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些报告证实，该政权的部队对平民使

用了化学武器。其他方面也证实它使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叙利亚政权在许多地方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报告，特别是在伊德利卜和哈马。除此之外，该政权多年来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正因为这个原因，该政权试图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并把其罪行归咎于其它国家，尽管这些国家选择根据国际法保护叙利亚人民。

该政权向联合国提交了几封信，预测将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以及与这些袭击有关的假想情形，这证明其对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事先知情，同时表明它试图就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反对叙利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人权行为的国家提出指控。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政权的代表一再声明恐怖主义的危险，而其不负责任的政策却导致恐怖团体前所未有地出现。相反，正如得到国际社会见证和赞扬的那样，卡塔尔国在这方面有着清白的记录，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哈拉克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以色列的立场是软弱和脆弱的，同样，我们目睹其代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企图逃避对以色列实体所犯罪行和侵略的责任，并转移我们对事实、现实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针对该实体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注意力。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共识的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中东局势，特别和最紧迫的是，以色列实体拥有范围能够达到5000多公里的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国家被视作这一距离内的可能目标？

以色列实体的代表今天上午作了发言（见A/C.1/73/PV.9），其中充满了对其他国家的谎言和不实指控，目的是转移我们对以色列核武器威胁及其无视国际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决议行径的注意力，这些决议呼吁该实体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其核设施和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此外，该实体拒绝加入任何涉及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公约，无论是化学武器还是生物武器。

关于卡塔尔酋长国代表的发言，我谨提醒他注意默罕默德·密斯菲尔说过的话，此人是卡塔尔公民，与卡塔尔酋长国关系非常密切，被认为是他们的媒体专家。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他在卡塔尔官方电视台上声称，他们准备使用化学武器来遏制卡塔尔部落集会的叛乱。这是一个与卡塔尔酋长国关系密切的人发出的关于对卡塔尔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正式威胁。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或安全理事会对这一说法作出反应，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力量阻止了对这一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作出任何反应。与卡塔尔酋长国代表所说的情况相反，我还想提醒他注意一篇基于电视采访的文章，卡塔尔酋长国前首相在其中表示：“我们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已经花费了1370多亿美元。”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这个1370亿美元的巨大数字当然是为了支持恐怖主义团体。他就是这么说的。

就在刚才，卡塔尔酋长国的代表提到，卡塔尔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采取了很多行动。这完全是在撒谎。那些最接近卡塔尔酋长国的人在电视上和正式声明中公开呼吁卡塔尔停止资助恐怖团体，特别是“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叙利亚“努斯拉阵线”。一天，我们发了一封信，信中写有一名卡塔尔官方安全官员的姓名和手机号码，信封内还有一份录音，从中可以听到这名官员要求叙利亚南部的一个恐怖团体绑架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士兵。这就是卡塔尔的所作所为。

此外，我谨援引2015年5月12日出现在《世界报》上的哈立德·本·穆罕默德·阿蒂耶所说的一番话。阿蒂耶是在被问及卡塔尔政府对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的立场以及他是否认为该阵线是一个恐怖团体时说这番话的。他说，

“各个武装团体正在为推翻叙利亚政权而战斗。温和派不能要求‘努斯拉阵线’呆在家

里，因为我们不想与你们合作。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情况，我们应该持务实态度。”

对卡塔尔酋长国来说，政治现实主义胜过国际合法性。该国违反安全理事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支持被安全理事会列为恐怖团体的“努斯拉阵线”。卡塔尔酋长国就是这样运作的；众所周知，它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

Ghaniei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发言以行使我国代表团的答辩权。

以色列政权官员为了转移人们对以色列破坏中东稳定的举动和政策所致威胁的注意力，毫无限度地撒谎，并散布针对伊朗的谣言。我断然拒绝他们的各种指控。

以色列政权的整部历史充斥着对其邻国和中东地区内外其他国家的大规模占领和侵略行为以及危害人类罪行——1948年以来，该政权实施的此类行为就至少有15次。此外，以色列继续藐视所有监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制度，拒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色列是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唯一障碍，如委员会今天上午刚刚听到的那样（见A/C.1/73/PV.9），该国甚至没有考虑为此目的在多边环境中进行合作。实际上，该政权手中的核武器对中东所有国家的安全以及不扩散制度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以色列政权的代表谈到必须遵守和尊重国际法。然而，他没有解释以色列为什么不遵守相关条约和国际准则。

关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尽管安全理事会核可了该计划，并呼吁所有人支持这项历史性的多边外交成就，但正如其代表今天上午无耻地自夸的那样，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反对这项计划，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竭尽全力阻碍该计划的成功实施。

还应提醒以色列流氓政权，由于以色列实施侵略和占领行为，并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犯下各种有据可查的暴行和战争罪行，它公然傲慢地违反了安全理事会从1948年至2016年通过的至少86项决议——我重复，86项决议。以色列有系统、大规模犯罪的最近一个例子是，自3月底以来，他们在加沙地带残暴地杀害了200多名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打伤了22000多人。鉴于此种令人震惊的过往记录，以色列政权根本就不具备评判其他国家是否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或国际法所需的道义资格或公信力。

哈利法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听到叙利亚政权代表一再提出虚假指控，这种显而易见的情况就无需我解释了。我再次强调，无论这个非法政权的代表多少次试图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它都无法改变事实，也无法掩盖真相。

我们将捍卫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将叙利亚境内所犯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的实施者绳之以法。卡塔尔国重申其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立场，即，我们支持叙利亚人民希望行使自决权以及过上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合法要求。

哈拉克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卡塔尔酋长国代表正在对其他国家提出指控，并谈及战争罪、国际法的执行和人民的权利。我要提醒他，有位诗人根本就没有批评过卡塔尔酋长国，只是泛泛地谈论人权，就被这个酋长国投入监狱。这个诗人甚至没有具体提及这个酋长国，但却被判终身监禁。这就是卡塔尔酋长国代表正在谈论的人权。

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那样，卡塔尔酋长国与另一个政权勾结，为所犯的战争罪供资。他们支付了1370亿多美元，用于摧毁叙利亚。他们将因这些资金而被追究责任，因为这些资金属于卡塔尔人民。

我提醒卡塔尔酋长国代表，叙利亚人民不会忘记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卡塔尔所犯的罪行。我们将穷追不舍，追究其责任。这是叙利亚人

民向卡塔尔酋长国说的话。卡塔尔酋长国是我国境内恐怖主义资金主要来源。它支助恐怖分子，为其提供各类武器。它利用飞机将基地组织附属团体从也门南部转移到我国。我们有数字和日期。我们有关于他们如何转移基地组织受过训练的作战团体的信息。当然，卡塔尔政权正企图出更多的钱，与其他人竞争，以控制基地组织。

这就是卡塔尔酋长国。它慷慨付钱给那些保护它的人。它资助许多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恐怖团体。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经用完本次会议可用时间。我现在请秘书发言，发布通知。

埃利奥特女士（委员会秘书）（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谨提醒各代表团，所有会员国都可参加的关于题为“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的决议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将于明天下午3时在第7会议室进行。

下午5时55分散会。